

蔡澜作品自选集

卷四

蔡澜

著

霜鬓何妨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蔡瀾作品自选集

卷四

蔡瀾

著

永相負何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霜鬓何妨 / 蔡澜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

(蔡澜作品自选集)

ISBN 978-7-108-04364-1

I. ①霜… II. ①蔡…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994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郑 勇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 数 150千字 图 16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9.00元

三联版总序

最初写作，是将过往的生活点滴记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报纸的专栏写了一些，终于足够聚集成书。倪匡兄说：“也好，当成一张名片送人，能写出一本，已算好的了。”

每天写，不断地努力，不知不觉间，书也出版了两百多本。如今看来，其中有些文字已过时，有些我自己不满意，也被编入书中。

认识了汕头三联书店的李春淮兄，他建议由三联出版我的全集。我认为与其出版全集，不如出版自选集，文章是好是坏，自己清楚。

与北京三联书店的郑勇兄谈妥，以《蔡澜作品自选集》为题，计划每辑四册，总共出七辑二十八册，收录这三十多年来的文章。略觉不佳的，狠心删掉；剩下来的，都是自己觉得还过得去，和大家分享。

此事由李春淮兄大力促成，书面市时，汕头的三联书店已经因购书者稀少而关闭。特此以这集书，献给他。

蔡澜

2012年11月22日

目 录

三联版总序

名字的故事	1
烟	3
酒	5
拾忆	7
恋旧林	9
讲故事的老人	11
割礼	13
尿饼	15
冰球	17
真假	19
炮声	21
理发	23
海南师傅	25

浆糊与补衣	27
玩具	29
最大的玩具	31
一瞬	33
男高音志愿	35
年轻的时候	37
旧酒痕	39
碰	41
片段的回忆	43
马戏团	45
朋友当礼物	47
第一次	51
将你的头放在我的肩膀上	53
随寓而安	57
鱼肝油	59
午夜飞行	60
手帕冢	62
百露护发乳	63
钢笔	64
打火机	66
啊，补脑品	68
二手货	69

玩蜻蜓	71
小木盒	73
蜡烛	75
恐怖	77
灿烂	79
起床术	80
气功	81
五十肩的故事	83

彼岸	87
毛笔和筷子	89
迟疑	90
老师	92
同学	94
难看	95
吃鸡蛋	97
意在笔前	99
篮球	100
静观自得	102
眼高手低	103
演员	104
印泥	105

真假	107
印稿	109
精雕细凿	111
败笔	113
菜篮	115
打磨和上蜡	117
何尝不可	119
羞耻	121
讲故事	123
小印	125
假如	126
汉印	127
入印	129
简体入印	131
勉励	133
有情无情	135
转笔	136
养志	137
不墨守	139
小学	140
满足	142
冷汗	144

老家	146
年轻时	147
老朋友	148
最后	149
下等福	151
九龙城万岁	153
土台胞趣闻	157
台北理发厅	165
常山之旅	169
𪛗	185
天灾	189
河童桥	193
筐之雪	197
下关游	199
仙台之游	203
夜舟	207
伎生	209
伞	211
最后的乐园	213
白色的别离	217
太阳壮观	221

峇布嗨	223
东方快车	228
意大利之旅——米兰	232
意大利之旅——利维亚拉	236
意大利之旅——威尼斯	240
巴黎印象	245
买卖梦的城市	249
故居	253
可卡因故乡	255
欢乐墨西哥城	259
墨西哥二三事	266
人脑跳蚤市场	270
健康洛杉矶	272
她的名字叫都市	276
联合国	281
国歌	283
接机游戏	285
快点，快点！	287
手势	288
海关	290
即时翻译	292
旅行伴侣	294

我们家，有个名字的故事。

哥哥蔡丹，叫起来好像菜单，菜单。家父为他取这个名字，主要是他出生的时候不足月，小得不像话，所以命名为“丹”。蔡丹现在个子肥满，怎么样都想象不出当年小得像颗仙丹。

姐姐蔡亮，念起来是最不怪的一个。她一生下大哭大叫，声音响亮，才取了这个名。出生之前，家父与家母互约，男的姓蔡，女的随母姓洪，童年叫洪亮，倒是一个音意皆佳的姓名。

弟弟蔡萱，也不会给人家取笑，但是他个子瘦小，又是幼子，大家都叫他做“小菜”，变成了虾米花生。

我的不用讲，当然是菜篮一个啦。

好朋友给我们串了个小调，词曰：“老蔡一大早，拿了菜单，提了菜篮，到菜市场去买小菜！”

姓蔡的人，真不好受。

长大后，各有各的事业，丹兄在一家机构中搞电影发行工作，我只懂得制作方面，有许多难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真方便。

亮姐在新加坡最大的一间女子中学校当校长，教育三千个少女，我恨不得回到学生时代，天天可以往她的学校跑。

阿萱在电视台当高级导播，我们三兄弟可组成制、导和发行的铁三角，但至今还没有缘分。

为什么要取单名？

家父的解释是古人多为单名。他爱好文艺和古籍，故不依家谱之“树”字辈，各为我们安上一个字，又称，放榜时一看中间空的那个名字，就知道自己考中了。当然，不及格也马上晓得。

我的澜字是后来取的，生在南洋，又无特征，就叫南。但发现与在大陆的长辈同音，祖母说要改，我就没有了名。友人见到我只叫“哈啰！”，变成了以“啰”为名。

蔡萱娶了个日本太太，儿子叫“晔”，二族结晶之意，此字读“叶”，糟了，第二代，还是有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菜叶。

父亲今年七十八，嗜烟，至今没有停过。健谈，反应极快，和我走在一起像兄弟，可见得“吸烟危害健康”这句话，对某些人来说是不适合用的。

在他的遗传下，除了姐姐，我们兄弟三人都像烟囱一样烟喷个不停。

妈妈也抽烟，但几年前气管有点毛病，医生说不如把它戒了吧！

妈问道：“那喝酒呢？”

医生点点头。妈一高兴，真的下决心戒掉，说：“走了大娘，至少还有个老婆！”

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就偷妈的烟来抽，当时她吸的是浓郁的红点 LUCKY STRIKE，我一开始就享受极有分量的材料，而且又是个很有学习精神的徒弟，很快上手。

起初上厕所的时候来一支，后来午饭后和几个同学躲在学校
的后山抽。睡觉之前也吸几口，烟蒂挤熄在烟灰盅里，用脚踢入
床底下。第二晚一看，已是洗得干干净净，那是托奶妈之福。

父亲抽的是维吉尼亚的英国烟叶系统，我很不习惯它的味
道，只喜欢土耳其系统的美国烟。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也常抽一
种叫“金盒”的德国货，用的是土耳其和埃及烟叶，烟本身并不
厉害，但发出强烈的味道，喜欢的人说很香，讨厌者认为比榴莲
还臭。这个系统的烟有个特征，都是压得扁扁的椭圆形。

后来这种烟越来越难买，我的烟瘾也逐渐升级，要吸法国蓝
色盒子的“吉旦”或“孤花”才满足。它们真是世界上最强烈的
香烟之一，没有滤嘴。在烟的一头看到的烟叶呈乌黑，味道也来
得浓郁。

一天要抽两三包，给父亲知道了，骂个不停。又因为这些烟
在普通烟档买不到，只有去专门的地方购入。

抽这种烟的人少，货存太久，烟油从纸上透出，看了恶心就
放弃了，改吸美国的流行牌子。最近又因为常咳嗽而又降级抽所
谓“特醇”的。其实真正说起来我什么烟都抽，就是不抽蚊烟。

每次出国，返港后必购佳酿白兰地，储起让母亲来香港小住时喝。她老人家已七十四岁，平均三天一瓶，无酒不欢。但走路来比许多年轻人都快。

在她的遗传下，我们兄弟和姐姐四人都能喝酒。虽然没有真正比赛过，我承认自己是最差的一个。弟弟喝得最多，哥哥姐姐少饮，喝起来也凶，从来没有看到他们醉过。

这一次母亲一到，我把家里藏的同一个名厂白兰地的、不知年的、EXTRA、XO 和 VSOP 拿出来，倒入四个茶杯，让妈妈品尝。她当然一一分别，丝毫不差。友人和我就不行，喝不出它们的等级。我发觉我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

通常，在只有 XO 和 VSOP 两种的差别下，还能辨别出比较顺口和不呛喉的是 XO，辛辣点的是 VSOP。不过开始有了醉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所以我虽反对在 XO 里加冰、加水、加苏

打，却认为 VSOP 的话就无所谓。

其实有 VSOP 来喝已经很不错，记得小时看母亲只喝斧头牌，后来有三颗星者就很高兴了。

在巴黎，法国朋友喝来喝去最多也不过是 VSOP，偶然出现一瓶 XO 即刻当宝贝来品尝，我试过拿两种酒弄乱了给他们喝，结果他们也是分别不出。

日本人更不会喝白兰地，他们自己出产了一种 SUNTORY 的，难喝到极点。一看到法国产，无论什么牌子，都大叫：“噢，华盛顿！”

有一次喝完了瓶拿破仑，把 SUNTORY 倒在里面请客，他们都赞叹：“到底是不同！”

外国住久，习惯喝威士忌。初到香港，人人共饮白兰地，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怕，一滴也不能入口，告诉自己说要是有一天也习惯喝白兰地的话，那就变成香港人了。现在，白兰地当然也喝，威士忌也照饮。白酒、红酒、伏特加、特奇拉、茅台、白干和双蒸，什么都喜欢。不喝的酒，只是火酒。

小时住的地方好大，有二万六千平方英尺。

记得很清楚，花园里有个羽毛球场，哥哥姐姐的朋友放学后总在那里练习，每个人都想成为“汤姆士杯”的得主。

屋子原来是个英籍犹太人住的，楼下很矮，二楼较高，但是一反旧屋的建筑传统，窗门特别多，到了晚上，一关就有一百多扇。

由大门进去，两旁种满了红毛丹树，每年结实，树干给压得弯弯地，用根长竹竿剪刀切下，到处送给亲戚朋友。

起初搬进去的时候，还有棵榴莲树，听邻居说是“鲁古”的，果实硬化不能吃的意思，父亲便雇人把它砍了，我们摘下未成熟的小榴莲，当手榴弹扔。

房子一间又一间，像进入古堡，我们不断地寻找秘密隧道。打扫起来，是一大烦事。